#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嘉祐六年辛丑　公年四十三歲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命同判尚書禮部

按公辭狀云臣向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臣意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辭之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辭差修起居注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聽許臣乃

追自悔恨嚮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況臣與安石相去遠甚今乃與同被選擢比肩並進据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安石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院明年除同修起居注安石辭狀云臣去年始蒙恩直集賢院至今入館日淺不敢冒昧貪榮朝廷聽許未幾復申前命至五辭乃受公所云比肩並進指此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釣魚有奉聖旨次韻御製詩

五月二十八日上日食遇陰雲不雨乞不稱賀狀

略言欽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厤官先具日月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不滿分數百官皆奉表稱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曆著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厤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臣職在禮官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是歲司

天言當食六分之半至六月一日果食四分而雨

不復稱賀自後遂疆以爲常

七月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按公于治平二年七月六日辭龍圖閣直學士狀云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捗五年知爲是年七月無疑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數至丙子當爲二十五日此云七月者葢朝命以六月下公入院辦事則在七月也

上三劄子

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
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是爲人君
之仁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
愚辨是非是爲人君之明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
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是爲人
君之武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有所
敷奏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
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萬一有姦邪在焉則
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
官曰信賞曰必罰勿以日月積久而進高位勿以

資塗相値而居重職勿以名行賞而天下得飾名以求功勿以文行罰而天下得巧文以逃罪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行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一留中一下中書一下密院

八月十五日論赦及疏決

略曰古之赦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是使猾吏悍民亡匿不過周歲則晏然復出爲平人往往指望詔之熟敕致愿慤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

志衞氣揚又祖宗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歲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

十七日進五規

一曰保業　二曰惜時　三曰遠謀　四曰重微　五曰務實

二十五日論舉選進士

乞天下諸州府軍監任內舉德行經術一人大藩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舉三人兩制以上歲舉一人舉狀送下貢院擇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本

貫敦遣赴闕試經義時務策各一道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美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若犯私罪及正入已贓舉主連坐不以赦原若因勢要而舉之及爲人屬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以枉法論又明經一科少有應者蓋緣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乞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爲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已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者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以已見穿鑿雖文詞辯給亦降

爲不通凡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

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

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

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

閏八月八日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

略曰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

之官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

是以官愈多而事愈廢欲治而淸之莫若于舊官

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宰相第一兩

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

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數若上等有闕即于次等擇才以補之

十三日辭免北朝國信使

略云臣緣名犯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改更竊慮臨時語言不能記憶或有觸犯又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兼不經館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別賜差官差人尋改

始平公以光得免使北賜之以詩依韻酬和有幸

免驅車跋涉摸尙容載筆侍宣𥁕之句

二十六日入對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仁宗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戸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

翼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無自發之行戸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

是月同范鎮赴崇政殿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内圖毬兩號辭理俱高絕而毬所對事目有漏落公與范公議以圖爲第三等毬爲第四等考官胡宿力請黜之公言毬所對于四人中最爲切直若不蒙取錄恐天下謂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日後將以直言爲諱乃復收入等圖葢蘇軾

毬蓋蘇轍也後子由有挽公詩云少年眞猾淺射策本麤疏欲廣忠言地先收衆棄餘蓋指此
是役也王介甫亦與有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介甫是時知制誥不肯撰蘇轍制詞韓魏公改命沈遘爲之蓋此時氣類已微分矣
九月公復上疏臣向者進說陛下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

感動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
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
判宗正寺

論荒政

略曰今歲淮南兩浙因今歲水災乏食民往往販
鬻私鹽至有持兵刃與官軍拒鬬相殺傷者此大
盜之漸不可不禁止蓋由有司推之太急故抵冒
爲奸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稍弛鹽禁而嚴督盜
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羣行剽刦之誅廢告捕私

鹽之賞旌討擒强暴之功此弭患未形之道也

論臣寮上殿屏人

略曰故事臣寮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致漏洩機事大爲不便今後應遇臺諫兩府官上殿奏事左右並于殿角板障門外𨂍道下祗候仍委都知押班于兩邊門下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九月二十八日奉旨自今祗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去

論燕飲

公與王陶同上疏道路皆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
微爲過差賞賚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
酒之爲物傷性敗德殆非所以輔養聖躬之道伏
望陛下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
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
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

十月初二日論蘇安靜不宜充內侍省押班

十一月十四日論張方平不宜任秦鳳路經略安撫
使

略云方平知秦州日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

境㝵擾失度移牒鄜路索兵自救仍飛奏上聞致
朝廷疑憂已而按省皆無事實身爲元帥乃怯懦
輕易至此萬一疆埸實有警何以待之伏望嚴加
譴謫更擇明知沈勇之人以代其任
二十五日乞懲勸均稅官吏
有答劉太博忱書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
銘
十二月十四日論復著豐州
略云豐州地勢孤絕外迫寇境向有永安來遠保
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自元昊攻陷州城三寨蕃

族盡爲所虜今所存唯土壚葬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嫌其卑外乃于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不若徑遷堡于豐州故城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其蕃庶如舊然後升以爲州未晚也

嘉祐七年壬寅　　公年四十四歲

公知諫院

正月十二日論上元遊幸

略曰上元觀鐙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與百姓同樂爲太平之榮觀去歲諸州多罹水旱有司不明大體務修故事不稱陛下子惠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于聖躬亦爲煩勞伏望停止以安養聖神幸甚

十九日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

略曰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

本既醉行葦美燕好之相樂禮有幣帛籩篚行子邦國贊獻飲酒施于鄉黨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徵文刺舉苛細至于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百司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請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

論諸科試官

略曰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

所解諸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唯國家本設六科以求通經之士竊唯去歲貢院出題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去設科本意甚遠是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學者從此益棄本原殆非崇經術之道伏望朝廷委官覆考仍敕貢院將來科場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仍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將諸處考試官行罰則彼皆無辭而人亦不以爲

冤矣

二十八日諭上元令婦人相撲

略曰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

進技藝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竊以宣德

門乃國家之象魏而使婦人羸戲于其前陛下動

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汚瀆聰明臣區

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望因此斥去仍詔有司

嚴加禁約令後婦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衆爲戲

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因何致在

籍中或有臣僚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

論公主宅內臣

略云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充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此二人向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典僅斥之外今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伏望追止前命

二月初四日論正家上殿

略云臣先曾上言公主宅內臣過惡乞不召還近聞內臣梁懷吉仍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無不駭異謂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

無可長惮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
道將何以觀法四方昭示來世伏望陛下斥逐粱
懐吉等另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闕仍敕公主若
屢違詔命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
戒懼率循善道

二十八日論李瑋知衛州

略云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兖國公主
入居禁中瑋母楊歸其兄璋之宅家人悉令散遣
伏以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欲以申固
姻戚今乃毋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

感悽愴之心乎宜且留李氏徐以義理曉諭公主
庶幾回心易慮復歸本宅若公主必無復歸李氏
之主者則璋既蒙斥逐公主亦不宜全無貶損詔
詔公主降封沂國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
三月除知制誥力辭章至九上乃許
有上龐始平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
五月十一日有上殿謝官劄子
六月二十九日上講習疏

路云頃年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改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之權不能過也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據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又朝廷務省事尚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吏譁譟而逐御史中丞韓官悖慢而退宰相衞士凶逆而獄不窮奸罪加于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于用法其餘有一夫流言于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凡此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朝廷如是四方效之于是元帥畏偏

禆偏禆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

衙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

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無所

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譽之一或不然則怨怒叢于

其身而禍亂生長此不已日滋月益豈有異唐之

季世乎

七月上財利疏

略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養其本原而徐取之

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官凡

天下金帛錢穀隸于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

總計使皆統之歲終則會其出入之數若入寡而
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
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備禦
不虞之計凡三司使副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
宸等庫之官皆察其能否而定其誅賞或謂宰相
論道經邦不宜領錢穀不知治體者之言周禮以
冢宰制國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戸部自古
及今皆宰相職
按仁宗末患在財匱公此疏所云亦與荆公以
宰相領制置三司條例略同矣但公意恭主省

國家之用而荆公則欲綱天下之利其用處自

不同耳

八月二十七日乞早令皇子入內

略云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首尾十月其賢于人遠矣然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凡宣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入受命

九月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上言董氏名秩本

徽病亟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唯皇
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唯唐平
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
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十二月論壽星觀御容
先是本觀有眞宗時所畫壽星內臣吳知章稱是
眞宗御容欲張大其事遂更畫御容爲壽星服以
易其像改爲崇先觀知章又請別建更衣殿及諸
屋宇所費踰數十萬公上言祖宗神靈所憑依止
在太廟木主未聞別有象設漢氏始爲原廟已爲

達禮者所譏況晝御容于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瀆禮益甚知章妄希恩澤興造事端乞下所司明正其罪所有創添屋宇乞一切停止

二十二日論后妃封贈

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上言禮之所愼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正爲此耳或謂外廷兩府皆贈三代妃正一品不可以後之此又不然夫禮內外異宜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俱贈三代不足爲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

此尤宜分別名器以防僭差者也

二十七日奉和御製龍圖等閣觀三聖御書

進瞻彼南山詩表

略云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及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幷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醪肴核羅花金器多出禁中于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前日之燕辦于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無惜盡醉

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于前其所以
勞來存撫羣臣莫非出于陛下之志是以羣臣膏
沐寵光淪肌浹髓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臣願
推此心以被天下將見四海之内無不沉酣于茂
恩饜飫于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睟彼
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

嘉祐八年癸卯　公年四十五歲

公知諫院

春正月己酉公同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三月戊申故相龐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

如昆弟時人賢之本傳 熙馬氏譜增入

是月仁宗崩四月朔英宗卽位得暴疾詔請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

四月十三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于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覘盛德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之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之遠之則天下服

十五日上遺賜疏

時仁宗遺賜金珠直百餘萬公所得近千緡乃率同列上疏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㴞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

二十七日上皇帝疏

略云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選擇陛下于宗族之中授以天下恩德隆厚踰于天地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有天下

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陛下深以爲戒杜絶此議勿復聽也

上山陵擇地劄子

略云大行皇帝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未知定處或欲于永安縣外廣求吉地臣以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向以謹于時日之故堅用八月大斂自後聖躬有疾至今未瘳其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葬永安已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唯更須創置民

力弗堪亦恐大行皇帝眷戀祖宗未肯卽安于新

陵也

五月二十一日論御藥寄資

略云句當御藥院內臣中職任最爲親近祖宗朝

恐其名位寖崇則權勢太重故常用供奉官以下

爲之若轉至內殿崇班則令出外此誠防微杜漸

至意近歲頗隳舊法往往關理官資久而不去深

爲不便今踐祚之初宜革積弊乞自今後凡轉官

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

得仍留內廷差遣

是月有祭麗顯公文

六月一日上祔廟議

略云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于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以太祖未正東嚮

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
并昭穆而爲七也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
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于夾室高宗祔
廟又遷宣皇帝于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
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
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
祖親盡當遷于西夾室于先世典禮及近世之制
無不符合矣
議旣上禮官孫抃等以爲廟數未過七世而遷之
古無其比寢不遷至英宗祔乃遷藏熙寧中安石

當國復言僖祖廟比稷契不宜毀廟而下祔于子
孫宜還廟享韓維孫固等議言太祖靖大難垂統
百世宜爲宋太祖僖祖仰尋功業未見所因似未
可引契稷爲比神宗頗主維固議而安石持之堅
卒奉僖祖爲始祖東向而太祖居第四室政和中
蔡京祖之爰立十室紹興南渡建太廟于臨安凡
九世十二室董棻王普等上疏熙寧尊僖祖居東
向而太祖退處昭穆之位上無以當天地神祇顧
歆之意下無以答億兆臣庶尊仰之心速宜正厥
違誤詔下禮官集議不果行至孝宗升祔鄭僑等

據以爲請諸儒樓鑰陳傅良等翕然附議相汝愚
主之于是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始正太祖東
向之位如公議矣時朱文公熹獨主安石之說與
汝愚爭辨謂僖祖神主遷于治平末及數年而神
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元祐大儒程頤
議論與安石每異至論廟制則深以僖祖爲不當
祧議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賢人所敬信其議偶
不出此而安石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遂堅守二
賢之說並安石當取者而廢之惑已甚禮家聚訟
從來已久然考之典禮終以公之說爲正郎文公

亦未盡合也

是月壬申譔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諱籍

又譔大理寺丞龐之道墓誌銘 籍長子與公同娶張氏

二十二日上兩宮疏

略云皇帝與皇太后兩宮相恃如頭目之與心腹自後萬一姧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閒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

七月十四日論夏國人弔

略曰陛下繼統之初四裔之人皆欲奉望天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故輒敢桀黠今誠卽

殿廷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謁瞻仰陛下神武之
姿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蠢蠢之衆心服氣沮此
上兵伐謀之道也
二十六日論進賀表恩澤
略云諸路轉運使下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等官
各遣親屬進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一例推恩或
所遣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此蓋承五代姑息藩
鎮之弊揆之于理誠爲太濫況朝廷以近日官吏
繁冗特減諸色奏蔭若如此則向所減省悉爲虛
設乞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授以一官其不係

親屬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
略云人君之職一在量材而授官二在度功而行
賞三在審罪而行罰伏見國家舊制如三司轄一
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此蓋
國初艱難權時之制今日誠傷煩碎乞概從簡省
陛下養性安身以耑念人君之三職幸甚
八月癸未譔淸逸處士魏君墓誌銘諱閑字雲夫父諱野有大名
九月二十三日論趙滋宜落軍職
略云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近聞

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竊以先帝深
于生民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契丹約爲兄弟
自後和親垂六十年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
小勝以挑强胡臣恐釁隙一開朝廷未得安枕而
臥乞落軍職毋使爲國生事
二十九日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
略云大行皇帝在福寧殿自啟菆以來每日裝飾
尼女置于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
類戲劇見者無不駭異乞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
發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

類者悉宜撤去

十一月三日論虞祭當親行禮

略云虞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前以木主未至京師塗中不可一日不虞故權使羣臣攝事今木主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代攝于敬恭之情有所未盡今至卒哭尙有三虞乞陛下親行其禮

再論醫官宋安道宜斥去

略云臣曾上言醫官宋安道等方術無驗乞別擇良醫未聞施行竊以爲聖體已安今覩陛下不親

虞祭乃知殊未痊復竊聞安道等奏皇太后及語
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疾狀如此
其面謾亦可知矣又聞朝廷選擇醫官皆試以難
經素問夫醫者得之于心未必皆讀古書而徒記
誦古書者未必能治病今擇此等人與安道雜處
是以展轉相仗雷同附和而久不見功也又聞病
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惜良藥而不受者病在
內拒之也今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卻醫
不御則病益深矣不更求名醫强進良藥縱陛下
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

七日論張茂則

略云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止四十八歲恐此例一開內臣攀援求進不可禁止陛下踐祚伊始尤宜謹守祖宗法以示天下至公者也

二十六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竊聞皇帝向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一一上聞致殿下不能堪忍兩宮微相責望方今仁宗新棄天下天下危于累卵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況皇帝自藩邸以至踐祚孝

謹温仁殿下所親見偶嬰疾沴亂其本性言語動
作不自省記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爲怪殿下于
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
禮耶乙精擇醫工治皇帝之疾嚴戒左右皇帝有
舉措言語不合常度者不得以聞殿下惟和神養
氣安靖國家俟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
之不亦美乎
是日又上皇帝疏
略云臣于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嘗
上疏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閒向以聖體未安舉

動言語不能自省而左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
然豈可使天下聞之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
己自責以謝前過溫恭侍養過于未登大位之時
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古之孝者雖不慈之
母猶能使之感悟況皇太后聖善著聞自陛下有
疾以來日夜泣禱神祇憂勞困悴陛下豈可不思
有以安慰之乎

十二月二日論後宮等級

略曰前代皆擇良家子充後宮位號祖宗朝猶有
公卿大夫女在宮掖者皆須年十二三以上醫工

診視防禁甚嚴近歲頗隳舊制等級寖多監勒牙
人使之僱買至有軍營市井婦女雜處其閒深爲
未便今陛下卽位之初嬪御未備宜乘此時定立
制度依約古禮後宮共爲幾等等幾人未足且虛
其數己足不可更增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
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垂之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
本也

十五日乞延訪羣臣

略云凡人牆之外則目不見里之前則耳不聞天
子奄有四海若不問之于人何從知之宜詔侍從

近臣每日輪一員値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院以備不時宣召又云爲國之要在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渾淆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

諫院題名記

畧云古者諫無官人無不得諫者自漢以來始制官居是職者當舉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

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
責以職事慶厤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
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厯指其名而
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
愼哉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治平元年甲辰　公年四十六歲

公知諫院

春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饗明堂公與呂公著上配天議

時仁宗祔廟季秋大饗明堂議以仁宗配詔臺諫與兩制官集議公議云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古之帝王自非建

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前漢
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外此雖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明帝德業非不美而子孫不敢推以
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
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非謂有天下者
皆當尊其父以配天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
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
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

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不唯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爲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

五帝于明堂行之爲便

議上而觀文殿學士孫抃等執議謂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盩祖考並可配天符於孝經所稱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于武廢武配而移于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爲無說魏明帝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亦不可謂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今以我將爲祀文王于明堂而作者安知非孔子刪詩時獨取周頌之全盛者而著之而其餘並佚而不存

乎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盛今祔
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
孝詔從抃議
三月上皇帝事皇太后當如濮王疏
略云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曲盡
孝道凡宮中之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
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
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
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
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

加則無以致治也長編

夏四月上出宮人䟽

略云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其後宮下陳盡放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長編

十四日論永昭陵建寺

略云竊聞中旨于永昭陵側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于墳側置寺晤以徼利使之守護種植至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若云資薦求福則仁宗皇帝寬仁恭儉恩洽四海何待別置一寺

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況仁宗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漆千有餘處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其無驗亦已明矣今國喪之後帑藏空虛百姓罷敝乃復興此無名之役殊非中外所望逆禮傷孝蠹財勞人徒使僧徒妄求恩澤臣竊爲朝廷惜之

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

略云中書送下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乞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

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

十七日乞車駕早出祈雨

略云陛下踐祚已踰朞年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鼎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訛言未息若鑾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王者以四海爲家何必信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不急百姓之急哉

二十四日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

略云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竊見刑部格

赦及刑統百姓有犯惡逆以上州縣量事貶降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又因朝廷務行寬政失出概置不問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官吏遇此等及毆詈尊長者專務掩蔽唯恐上聞止從杖罪斷遣恚避自劾之恥遂使頑民益無忌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當善善惡惡未聞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也乞今後除去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專令内外大僚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隱蔽不依正法斷遣者並糾舉聞奏以故出人罪論

五月十八日論爲治所先

時皇太后還政于帝公首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旣委去政柄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其責皆歸陛下臣愚以爲外朝之刑賞黜陟自聖心決之至禁廷之取捨賜予不若皆稟于皇太后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嵩加此則慈母歡欣于上臣民頌詠于下不然萬一有絲毫缺失流聞于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于天下哉臣謂治身莫先于

孝者此也陛下奮自宮邸入纂皇極舊恩宿怨豈
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留于聖慮夫爵
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
今日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
讎勿棄有器識庸下無補于時者退之雖親暱姻
婭勿錄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上下悅服朝
廷大治不則所進者皆平日所親愛所退者皆平
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
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縈紊臣謂治國莫
先于公者此也

十九日論皇太后取索

略云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于諸司取索立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若皇太后一一須待木閤使臣申牒候得御寶乃供竊慮行遣往復太爲迂迴萬一欲得藥餌什器之類有司懈慢不能應時而至有傷慈母之心乞令兩府再議凡皇太后所取一如聖旨立應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

二十五日乞后族不推恩

略云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

許又聞聖旨推恩與皇后本家臣愚以爲皇太后
旣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竊進一
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于母黨二則
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私椒房
之親于聖德益有光榮矣

二十八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率土臣
民莫不稱頌但道路之口皆言皇帝與皇后奉事
殿下恭勤之禮甚加于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
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

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使之疑惑恐

懼而不敢自親推其本原益由皇帝遇疾之際必

有讒人造飾語言互相鬬搆掇拾絲毫之失無不

納于殿下之耳殿下雖至仁慈不能無怨皇帝以

剛健之性屈于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

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今殿下歸政皇帝臣

恐讒人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

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願殿下斥遠其人勿置

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

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

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顏留之從容往來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自得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內外無患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二者得失相去遠矣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孫壻今日爲萬民父母孰云非殿下之力固宜撫存愛念以終太惠不可追數得疾之時以爲罪咎至皇后自童孺之歲朝夕游戲于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撫循煦嫗

有恩無威今正位宮中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于殿下或有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婦姑之禮殿下責之固其宜也事過之後則不宜憎疾如仇讐方今宮闈之內殿下骨肉至親止于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于殿下何有哉夫貴莫貴于爲天子之母富莫富于四海之養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由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心非木石惟

望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

七月十八日論任守忠十大罪乞正典刑

略云臣竊聞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仍受中宮賞賜伏以守忠蒙

先帝賞拔日侍左右專以詼諧詔諛苟求說媚罪一總領近侍予奪自恣援引親黨排抑孤寒罪二資性貪惏老而益甚珍寶溢私室第宅甲京師罪三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雖有瑕疵糾責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罪四濮王之薨守忠監護喪事因包奪不滿意誣長子

宗懿以不孝使被譴責感憤成疾以死罪五先帝
屬意聖明守忠沮壞大策希圖倉猝之際擇立昏
懦以邀大利罪六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
日于先帝之前離閒百端隔絕內外罪七及陛下
纂統不幸遇疾守忠增飾語言撰造事迹交搆兩
宮遂成深隙計其深謀無所不至罪八及皇太后
恭還大政守忠陡異交涼用昔時譏陛下之計爲
今日譏皇太后之辭使皇太后終日涕泣悒快成
疾罪九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
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

藏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收其重利罪十也伏乞明示四方斬於都市

按此皇后即宣仁后也三疏中所稱不無于宣仁有礙而宣仁卒爲婦德之冠元豐末首起公爲輔相倚任略無猜嫌豈非臣主俱美哉抑或初正位中宮時因公言而彌成其德者實多歟又皇后求須必稟于皇太后則公前疏所稱內廷賜予中宮勿有所專者朝廷已行之矣公之調停骨月功爲不小而當日之昌言不諱尤稱盛事云

論內侍差遣

略云臣向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奏陳以為非便今任守忠恃此權勢至罪盈惡極幸賴陛下神斷斥而去之然不收還威福之柄則去一守忠生一守忠也伏望自今以後一應要切公事並親加選擇必擇其人忠勤有功者不職則立加貶退不必一一勸會資序條壽體例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略云勘會嘉祐三年五年七年三次科場內開封

府國子監並約四人五人中取一人及第而西北
河東陝西及近邊夔利等路至有全無人及第者
蓋緣每次所差試官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
即成風俗淵源漸染文采自工而使僻遠孤陋之
人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豈可大段不均如此國家用人之法
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不得及
第而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致使四方
學士老于京師自閒歲開科以來遠方舉人憚于
往還只在京師寄應妄冒戶貫比舊尤多朝廷雖

重爲科禁然以美官厚利誘人于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于後必不行矣今柳材所請逐路糊名與在京各以分數裁定委得均平允當或又謂諸路自以文藝疏拙理宜黜退是大不然國家設官以待賢能豈宜專取文藝四方之人雖于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有益于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豈可盡加棄斥耶乞隨其文理善惡每十人中取一人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如允所奏乞下貢院施行

參知政事歐陽修力言其不可者有六略云言事

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
得少故欲改法殊不知四方風俗異宜東南好文
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
多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多矣若必論
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不可一
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
西北卻須多減東南今東南進士取解者二三千
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裁抑之
矣西北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
取一人已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

增西北則是裁抑者復裁抑假借者又假借不可二也東南初選已精故至南省合格者多西北初選已濫故至南省合格者少今若一例十人取一人則東南必多屈抑而西北必多謬濫至于他路理不可齊假有一路合格者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合顛倒不可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謬濫只要諸路數停不可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必爭趨而

徒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法出而姦生不可
五也廣南東西路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
冀作攝官朝廷以北人不便嶺外煙瘴因亦許之
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其謬濫又非西北之
比不可六也臣謂宜且遵舊制不問東西南北混
合爲一唯才是擇又黏名謄錄而考之其無情如
造化其至公如權衡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
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藝耳
安能必取行實之人哉
按分路取人公與歐陽公各執一論端臨馬氏

以歐陽之說爲是然南人之優于北者文藝耳
朝廷取人固不專尙文藝況汴宋鉅公碩德多
出西北故有祖宗朝不用南人爲宰相之言則
又似公之說爲允也
二十八日論程戡施昌言
略云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不可不備伏見鄜延經
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
昧皆以斗筲罷愞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一旦警
急必敗大事乞早擇智勇以代其任
九月三日乞日御講筵不宜于重陽後罷降

十月十日論除盜

略云竊聞降敕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委是家貧偷盜斛斗者與減等此大不便周禮荒政十有二皆推寬大之恩獨于盜賊愈更嚴急頃年州縣務爲小仁凶年小加寬縱必至盜賊公行或死或流然後乃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則是勸民爲盜也恐始于寬仁終無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伏望收還此敕嚴責州縣多方擘畫救濟如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

論備邊

略云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來致祭高宜押
伴入京語言輕肆致使者自訴于朝臣當時與呂
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不以爲意今諒祚攻圍堡
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朝
廷乃更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若
更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審將何以待之伏望博
延羣臣訪以馭邊之策不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
患

論蓄積

略云近歲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一有水旱則

無以相救欲開倉振貸則軍儲尙猶不足欲括取

于蓄積之家則富者又將告匱又使民間不敢積

貯儻凶歲復至更于何處取之臣聞平糴之法必

謹視年之上下而向時有司豐年不肯預爲收貯

直至凶歲更行收糴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則

搜括無異寇盜緣此穀價益貴伏望敕下災傷州

軍見今收糴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之處盡

數出糴振貸并諭蓄積之家許行起息借貸與人

候豐年官爲理索委轉運使相度豐稔之處價賤

者廣謀收糴價平則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即于他

處那移應副論者必謂官無閒錢臣見沿邊州軍凶歲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豐歲可糴一石臣不知有司何故于凶歲則有錢供億至豐歲則云無錢也

十一月十五日論軍中階級

略云祖宗鑒唐末姑息之弊立軍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有敢違犯者罪至死近歲主兵臣僚好施小仁務行寬貸遂使行伍之閒驕恣悖慢是活一人之命而軍法不立漸至下陵上替所繫乃億萬人之命也伏望申明階級之法敢有輒行

寬貸者嚴加罪譴

二十二日乞罷陜西義勇

韓魏公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稍加簡閱卽唐之府兵也陜西事當一體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陜西諸州籍每戸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公上言此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國家無分毫之利何謂于民有世世之害河北陜西河東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色役並上等有力戸攴當其下等人戸除二稅

之外更無差徭自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于三路人戸不問貧富但有三丁之家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强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陜西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正軍其河北河東稍緩遂只刺手背皆爲義勇比于陜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于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

若果然無害于民則民皆樂從又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況陜西于慶厯年中民家已各點一丁刺充保捷矣今又取其次丁充義勇不較之河北河東而更甚乎且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必隨而補之是使陜西之民世世子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于國無分毫之利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姻族平居相

與拍肩執袂飲博鬭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平居無事聚集教閱則上有行陣旗鼓關弓續弩坐作叫噪一聞敵寇大入邊城不守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風聲鶴唳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逃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臣故曰于國無分毫之利也又曰今建議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于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

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旣承朝廷之意各
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
衆矣萬一敵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
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
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
應節卽歎美以爲眞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
戲聞敵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
貌乎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
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
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

之事也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又曰臣于康定
慶厤間丁憂在陜備見當日籍鄉弓手事始者明
出敕牓云但欲使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牓猶
未收而已盡刺充保揵指揮令于邊州屯戍矣當
此之時自陜以西號哭之聲彌天亙野盡室逃避
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
賞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
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于私家或至屯戍在邊則
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于盡況
其平日所習唯桑麻耒耜至于甲胄弩槊雖日加

教閱不免生疏而又資性懦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唯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復歸處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止刺手背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朝廷號令前後失信已多雖復家至戶說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萬一諒祚大舉入寇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

難乎此適足取諒𧦬之笑而已凡六上劄子五進狀不聽

公復至中書與魏公辨魏公曰兵貴先聲諒𧦬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公曰兵貴先聲者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魏公曰君但見慶厯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朝廷常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公曰君長在此地可

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兒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魏公默然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公慮

按稽古錄是年十一月乙亥詔刺陝西農民爲義勇無慮十四萬人

十二月五日乞賜降黜

略云臣以論陝西義勇事不當上意乞賜降黜未蒙施行蓋謂臣一言不從未可遽求引去然臣非獨爲此一事而已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比于臣未作諫官之時無分毫之勝豈可不自媿恥倘竊

寵榮云云

是年進歷年圖五卷

稽古錄序云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舉其大要集以爲圖每年爲一行六十年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于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于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爲五卷命曰歷年圖後注云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并論序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

年所進不可考其月日故附載于此

治平二年乙巳　公年四十七歲

公知諫院

正月十日論陳述古宜加重辟

略云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曾因巡邊妄奏西鄙

寧靜後因副總管劉几稱西人將入寇怒其與己

違異擿移几知鳳翔府未幾殺掠弓箭手及熟戸

蕃部數千人亦不發兵救援朝廷止劾其奏狀不

實及擅移劉几以爲罪不至重臣竊以熟戸蕃部

及弓箭手皆生長邊陲習于戰鬬國家賴以藩蔽

述古自避飜覆之辜抑遏將官不許救護致委數
千戶于虎口恐後日諸路皆不敢于極邊居止熟
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爲害不小乞投之荒
裔以謝邊民

十一日論皮公弼不宜權發遣三司判官

略云尙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所在以貪饕致富
在京師造請不倦近降詔書權發遣三司判官九
年之內擢爲職司是開此僥倖之門以爲佞邪躁
進之途也伏望勒歸本任

十三日論王廣淵不宜除直集賢院

略云廣淵雖薄有文藝而善進取稱爲第一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衞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鎭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悉力應奉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以文章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二月五日論招軍

略云臣聞朝廷于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處又招饑民以充廂軍竊唯西邊用兵之時廣加招募之兵及千人特遷一官以此冗兵愈衆國力

愈貧見今府庫殫竭倉廩空虛不知何苦更復召募是蓋只取虛數不論疲軟況飢民止因一時乏食若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伏望罷招禁軍據所有斛斗救濟農民候豐稔仍復舊業幸甚

三月蒙恩給假至陝州夾黃有感懷紀事詩蓋自皇祐二年庚寅告歸至是十六年矣有十六載重歸順塗歌式微之句又辭憤詩一首自序云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于今十年有十年一展墓句浹復東旋之句遊三門開化寺有我來何所得聊此濯塵纓之句

十五日宿魏雲夫山莊

詩有云不惜煙霞地暫容韁鎖身明月空回首白雲應笑人

登平陸北山回瞰陝城有奉寄李八丈學士詩相鄰依仁域棠陰接故園懷歸聊露請予告辱推恩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砍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占一絕云西望飛花千樹暗東來芳蕊一番新行人不惜泥塗倦喜見年光兩處春

四月十九日論錢糧

略云臣今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

倉庫空乏至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支給

其餘臣所不到處可知窘竭如此何以爲國伏望

明諭中外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糧利害者並

許上書自言擇其材幹出羣者爲轉運使副判官

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撮計天下錢穀盈

縮以行升黜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上濮安懿王典禮議

時英宗已大祥初公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

事言漢宣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

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旣而韓琦等

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有司集議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
制以上議王珪等相視莫敢發公獨立議云爲人
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心分于彼則
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
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
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祗
承天地之意于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
業陛下今日所以負扆端冕子子孫孫萬世相承

者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

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改封大

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珪郎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

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

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

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爲期而不沒父母

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

稱皇伯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請下尙書集議
五月十二日論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不宜加集賢
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
略云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熟戸番部叛亡幾
盡宜加譴責豈宜更授以重任乞改前命于遠小
處責降
六月二十八日論北邊事宜
略云近聞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
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竊以
國家當戎狄附順之時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

故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益使戎狄有輕中國
之心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宜北狄之禍起于趙
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
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
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便
其官司自行禁約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七月初六日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
大夫
公辭狀略云臣準閤門告報已降敕命除臣龍圖
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自嘉祐六年七

月初入諫院到今已涉五年國朝以來居此官未有如臣之久者與人立敵前後甚衆朝夕冀望解去不意更加奬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猝無得去之期禍敗必不可免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于外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除龍圖閣直學士敕告更不敢祇受

狀三上尋得旨免諫職餘依前降指揮

八月十一日上疏論三事時京師大水

略云近日水災之變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

嘗覩閭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
咎乎皇太后鞠育聖躬在于襁褓陛下有疾皇太
后于先帝梓宫之前叩頭祈請願爲之傷豈可謂
無慈愛之心于陛下不幸爲讒人離閒遂介然有
隙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爲
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于陛下而梓宫在殯已
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宫希曾
省視今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
之田十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
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

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非
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厭倦萬幾遂以天
下之事委之兩府陛下即位益事謙遜凡有奏請
不肯予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
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
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
蔽大臣裁定政事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
自以聖意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
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是陛下獨取
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以君相之重而

欲以賤臣校其勝負是以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
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伏願于此
三者皆留聖念行以至誠勿謂空言人心旣悅天
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豈不美哉

十四日乙節用上殿

略云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復遇大災非痛自節
約無以應答天意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
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
損出六宮冗食之人罷後苑文思苑所造淫巧服
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

浮費一切除去羣臣勿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
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靑城儀仗亦令有司參
詳減省臣聞凶荒殺禮事天貴內誠而賤外物故
器用陶匏席用稿秸況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
乎此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唯在聖
意斷之而已

十七日論濮安懿王典禮

略云向者詔羣臣議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
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而政府獨
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辭說惑誤聖聽臣請爲陛

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卽出繼之子于所生稱父母之明證臣按禮法必

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

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光

皆稱其父爲皇考夫宣帝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

皇考而卒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至光武名雖中

興其實創業卽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

其謙遜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而

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乎設使仁宗

尙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
歐公言行錄公嘗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閒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齊衰杖期云云其意與修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據此歐公于禮經實鹵莽此語乃其從實供招而復云得之多則仍是護前如此大事豈容以護前取勝也

乞改郊禮

略云國朝之制三歲一郊仍于其閒改用禮者甚衆非奉天之意有倦略事有不得已者也今暴雨爲災圜丘之側流潦尙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加以寒冬將近諸營漂沒屋宇敗壞衣褐俱盡臣謂此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隨時損益于九月十月之閒于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無便于此

十月乞經筵訪問

略云臣備員勸講見陛下好學不倦然未嘗發言

有所詢問恐未能宣暢經旨乞自今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别具劄子敷奏

十二月十七日乞令選人試經義

略云舊制資廕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詩賦論或五經墨義十道近來多乞試詩就使詞采高妙施于治民亦無所用乞今後試孝經論語共三道仍面加詢問使之口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並與家便差遣庶使公卿子弟皆向學知道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三